

王安忆 / 著



他正躺在床上数屋顶的椽子。她叫起他来。小声说道：

『你今晚就走。』

他不解地看着她。半天才说：『急什么？』

『庄上有人问我做什么连日不开门。要叫知道不得了。』

『有什么不得了。大不了是个死！』他重又躺倒。朝墙扭过脸去。

新时期小说名家名篇

岗上的世纪



I247.5
W098-4

新时期小说名家名篇

世纪



他正躺在床上的时候，感到一阵轻微的颤抖，
“你今晚来吗？”
“你不睡吗？”
“正上有人同我谈什么，我打不开门，真不知道
不睡了。”
“有什么不睡？太晚了，睡个死！”
“有事又别
睡，别睡！”
“有事又别
睡，别睡！”



郑州大学

04010206527R

-31



岗上的世纪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岗上的世纪 / 王安忆著. — 北京: 中国电影出版社, 2004.1
(新时期小说名家名篇彩图珍藏版)

ISBN 7-106-02116-4

I. 岗… II. 王… III. 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114394 号

责任编辑: 徐 劲 杨郁暄

封面设计: 半 间

版式设计: 鲁洋志

责任印制: 刘继海

岗上的世纪

王安忆/著

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(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)

邮编: 100013 E-mail: Jsja@netchina.com.cn

电话: 64299917 (总编室) 64216278 (发行部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

版 次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2004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 / 787 × 1092 毫米 1/20

印张 / 4.6 插页 / 30 字数 / 66 千字

印 数 1-10000 册

书 号 ISBN 7-106-02116-4 / I · 0489

定 价 13.80 元

出版缘起



郑州大学

04010206527R

这套《新时期小说名家名篇》丛书酝酿的时间不算短了，实施得却颇费周折。承蒙王朔、王安忆错爱，慨然应允登场。这套丛书就此正式亮相。好比一台排练已久的大戏，此刻就算拉开了大幕，而且的确确还可以说是开场不凡。作为参与其事者，在深感欣慰的同时，首先得向这两位老朋友遥致诚挚的谢意。

屈指算来，新时期文学自发轫以来，历经近三十年，横跨两个世纪，早已是一派“三十而不惑”的成熟风光了。倘若论及新时期文学诸门类的成就，虽说千秋别呈，姿色各异，却以小说创作为翘楚，当也是不争的事实。今天的問題在于，近三十年白云苍狗、沧海桑田，新时期文学呼啸而过，既留下了波澜壮阔的景观，也难免泡沫横陈、泥沙俱下；在当事者眼里的脉络分明，到得他人乃至后人那里，或也只剩下眼花缭乱了。更何况时序更迭，眼下也该到了翻拣旧往，披沙拣金的时候了——上述种种，一并成为编辑出版这套《新时期小说名家名篇》的由来，正所谓：

雪泥鸿踪，印下历史指爪；

落花水面，留住锦绣文章。

或问：新时期文学发展而至今日，早已从万众瞩目的中心，渐次退守边缘。商业化时尚化的创作和运作，已愈益膨胀为社会主潮。此时此际筹划出版这套大书，不觉得有点不识时务，而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上令人担忧么？

答曰：古人云，凡事有所为有所不为。所为所不为泾渭分明，是谓识时务，而识时务者则为俊杰。不过文化建设有的是另外的情形：在众人不为之处用功力，然后开辟出一片大有作为的天地，造福于社会百姓。薪尽火传，文化血脉因此而赓续，岂不快哉？！

谨为出版缘起。

印士雲
2004年1月

岗的册纪



大杨庄

大杨庄是个大庄，杨姓是个大姓。自从老爷爷来到此地场扎根，如今已有五十四代传人。不论男女老少，大家全都亲切地称这位开宗先祖为老爷爷。湖里的干沟是老爷爷开的；西头的枯井是老爷爷打的；老爷爷种的大槐树空了心，里头可以躲四个藏猫猫的小孩儿。族谱的头一页上就记载着老爷爷的事迹。族谱是从第七代传人手里修的，那一年里出了一个人材。族谱代代相传，最后传到了老队长手里，老队长是第四十九代里最后一名传人了，两年前老队长退位给他的儿子杨绪国。可是大家依然叫他老队长。杨绪国，则被叫作小队长。

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时候，大杨庄来了三名学生，全是女的。一个是上海来的，姓王，另两个是从县城街上来的，姓杨和姓李。姓王的学生是新调来的县长的熟人，来了之后就要揭阶级斗争的盖子，消灭封建宗法。串连几家外来小户暗暗地闹了一阵。后来被上面挑中做了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，上省里开了会回来正遇上招工，就让县公安局招去做干事了。那姓杨的学生起初也跟姓王的闹腾，然而却不够“典型”，既没当上积极分子代表，招工也没争过那姓王的，哭了一夜就提些酒什么的上老队长家去，要求将自己这个“杨”姓续进杨班的班辈。老队长先让她回去，过了三日才又将她召去，将她排入“绪”字辈，与杨绪国同辈，从此兄妹相称。杨绪国有时候会想，要是姓杨的学生换了那个姓李的，就好了。姓李的学生名字叫作李小琴。她没有姓王的后台和能量，也没有姓杨的权宜之计，可是她想：我比她俩长得都好。这使她很骄傲。这时候，街上已经刮



【岗上的世纪】

风，第二次招工要开始了。又过一段时间，庄里也刮风了，说这一回大队无疑是推荐姓杨的学生。李小琴就有些着急，傍晚收工后，跑到杨绪国家，在门口“杨绪国、杨绪国”地叫。杨绪国去井沿挑水了，他媳妇在园子里割韭菜，老队长已经和杨绪国分家，分前后二进住着，在后堂屋听了这叫声，觉得很轻薄。李小琴叫了一阵没回应才跑了。跑到一半碰见了挑水的杨绪国。瘦瘦长长的身子，驼了一点背，挑了两桶水稳稳当当从暮色里走来。走到她面前，便微笑着，露出一排很结实的白牙。李小琴一看见他，就哭了。眼泪从她结实饱满的脸颊上滚落下来。杨绪国担着水站在她面前，微笑着说道：

“出啥事了，李小琴？”

李小琴抽抽噎噎的，却也不去擦眼泪。暗沉沉的天色里，她的脸颊、脖子，以及肩膀的线条都显得格外柔和，叫人看了心里软软的。抽泣了好一阵子，才抬起手，用手背抹了一把脸。她饱满的小手就像孩子的一般，很逗人喜爱。

“出啥事了，李小琴？”杨绪国又问了一声。他将扁担横在背上，双手绕到后面扶着，低了脖子，很像一只大马虾。

她这才说道：“杨绪国，我表现怎样，你可不能装作不知道。割豆子，拉滚子，挖沟，抬粪。割麦子时候，我长了一身疮，也没请假回家。”李小琴拉起裤腿，露出结实白皙的小腿，腿面上有一个疤，光洁如同一面镜子，周围有一些卷曲的汗毛。

杨绪国很快地看了一眼，然后说：“我可不是常常说你好的，李小琴？”

李小琴放下裤腿，满脸的泪痕，忽然一笑：“我知道你是有良心的，杨绪国。”杨绪国就说：“怎么又笑了？”

李小琴白了他一眼，让过路兀自走了，走了两步又回头说：“杨绪国，你说话要不算话，雷劈死你！”

杨绪国也回头笑道：“我说过什么了？什么也没说。”

然后两人分头走去，心里都有一点高兴。李小琴想：看上去小队长不烦



瘦瘦长长的身子，驼了一点背，挑了两桶水稳稳当当从暮色里走来。

我，还有几分欢喜似的。杨绪国想：这学生的小腿子很满。他们一边想一边各自回家。李小琴和那姓杨的住一屋，却分两锅吃，她进屋时，姓杨的学生已经在吃了。于是她就烧锅，锅开了，搅进去面糊，做一碗疙瘩汤。她俩本已经不大说话。姓杨的低了头顾自喝稀饭，李小琴却很亲热地问她今天做什么样的活，做什么样的饭食，等等。姓杨的心里疑惑，她今天怎么了？嘴里又不好不应。李小琴心里暗道：你姓杨有姓杨的活路，我姓李也有姓李的活路。那杨绪国这时也吃饭了，虽说分家，吃饭前，他还得跑后头邀一声，“爹，吃吧？”老队长就说：“你们吃。”才退出，老队长却又叫住他道，方才姓李的学生来找，他说半道遇见了。问他有什么事，他搪塞道，大约是听见招工的风声来探信的。老队长说：“这是大事，有国家的政策，可不能胡乱说。”杨绪国就说：“哪能，我是党员哩！”

这期间，姓杨的母亲从街上来了一回，专来拜访老队长，老队长留了饭。饭上，她母亲赶着老队长叫大伯，又叫杨绪国大哥大哥的，叫高了一班辈份。走时老队长让杨绪国打了一篮杏子，说是带回街上尝新，也算是走了一遭亲戚的意思。姓杨的母亲挎了一篮杏，很风光地走过庄子，上了回家的大路。庄子里人都说，姓杨的学生是必定要走了。第二日，李小琴截住了挑水的杨绪国，这时候，月亮已经升起。她眼睛定定地望着杨绪国，渐渐地涌上了泪水，月光下盈盈的。半晌，她才说：

“杨绪国，说你说话不算话。你果真说话不算话。”

杨绪国，说你说话不算话。你果真说话不算话。

杨绪国肩上搁了满满一挑水，水平平的一动不动，他的长脖子朝前微微伸着，推平的头发里掺杂了一些白发。他说：“李小琴，我真的没有说什么话呀！”

李小琴的眼睛完全让两汪泪水遮住了，她颤抖着声音说道：“你还有没有心肝呀，你！”

杨绪国感动起来，他定定地站在那里，两桶水平平的。然后他说：“我对你怎样，你很知道的。”

李小琴一跺脚：“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”

杨绪国有些头晕，就接着说：“你知道，你知道。”

于是，李小琴用手指掸灰似的擦了一下眼睛，眼睛忽然变得明亮无比。她朝前走了一步，昂起脸说：“滴水之恩，我将涌泉相报。”这时候，杨绪国看见

了初升的月光下，她的脸颊柔嫩得像一个婴儿，嘴唇突起，十分鲜艳，就很匆忙地说道：“什么恩不恩，报不报的！”绕过李小琴走了。

转眼间麦子黄了。招工的消息一会儿有，一会儿没有，搞得人心浮动。大杨庄的两名学生按下心在地里割麦，不像有些人那样，天天上街探消息，给人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。今年麦子长得很好，麦粒鼓鼓的。是采用新式的耕播，好比耕豆子一样，所以人们是分路子割的。姓杨的学生很瘦弱，第一天割四路子，第二天割两路子，到了第三天只割一路子，还跟不上趟。挨着好心人就捎她几把，挨着存心看笑话、又暗暗与杨姓不和的人，就随了她去。过了不一时，就见干干净净一片地上，剩着孤零零的一溜麦子，风一吹就左右摇摆，姓杨的学生歪歪扭扭在后头一棵一棵地割。李小琴就大不相同了，她从头到尾都割六路，手上缠块白手绢，小镰刀磨得飞快，弯下腰索索地割到前头去了，不一会，粉红底小白花的衬衣就汗湿了贴在背心上，映出贴身的汗褂儿，几乎能看见汗褂上的针眼儿。她脑袋上扣了顶没带子的草帽，帽子卡住眉毛，一双黑眼睛溜溜的。大杨庄的人都说，学生和学生，也很不一样。割麦的时候。一早和一晌的饭都是在湖里吃的，由两个半大孩子，挨门挨户去领了饭，再一统送到湖里。姓杨的就在杨绪国家带伙，李小琴没找地方带伙，自己一早带了来。一包馍馍，两个青皮咸鸭蛋，就了脆黄瓜也吃得很好，脸红扑扑的。那姓杨的学生任是喝稀的吃稠的，也是青黄的脸皮，倒像是受了大委屈。人们便更加感叹了。

【岗上的世纪】

吃饭的时候。姓杨的学生赶了杨绪国叫大哥，又赶了他家里的叫大嫂，就一家三口人团团坐了一堆，在一个碟子里捡蒜瓣子吃。李小琴坐在一边，抱着膝盖，仰起脸咬馍馍，草帽几乎落到了鼻子上，越发显得俏皮。她的眼睛从草帽下溜过去，朝了杨绪国微微地笑，笑得他很不自在。吃过饭，送饭的孩子收拾了家什回庄，人们横七竖八地倒在干沟里打盹，李小琴挑了半个麦垛半躺着。杨绪国就走到李小琴跟前说：

“明日你也在咱家带饭吧，李小琴。”

李小琴瞅了他一眼，慢慢地说：“我又不姓杨。”

“你是下放学生，我有责任照顾你。”杨绪国说道，蹲下身子往烟锅里装烟。

李小琴嘻嘻地笑了。

杨绪国就有点害臊似的，不高兴道：“正经的说话，你笑什么？”

李小琴还是嘻嘻地笑，杨绪国站起身一甩手要走，不料李小琴脚下使了个绊子，杨绪国险些栽倒，真恼了，却见宽宽的草帽沿下一双黑溜溜的眼睛正瞧着自己，不由一怔。那眼睛一眨不眨地看定了他，然后慢慢地说：“杨绪国，你不要怕。”

杨绪国站定在那里，太阳晒在他推平了头顶，他很方正的额角上有一些细密的汗珠。四下里此起彼伏一片鼾声。然后他又慢慢地蹲下去，微笑道：“我怕什么呀？”

李小琴下巴一抬，草帽落下来盖住了脸。她胸前第二颗和第三颗扣子之间，撑开了一个口，露出白生生的汗褂冉冉升起一股干燥的热气。杨绪国迅速地站立起来，嘟一声吹响了哨子，叫道：“割麦啦！”人们在干沟里蠕动着身子，慢慢地挣扎起来。日头明晃晃悬在中天。

割过麦子收春红芋了。李小琴很会刨红芋，双手一前一后握住抓钩，轻轻提起，重重落下，落到一半即收起劲慢慢、慢慢地一拉，一嘟噜红芋便拉了出来，够那姓杨的学生拾半天。她脖子上搭一块白毛巾，穿一件绿格子线呢旧褂子，两根鼓槌似的小辫，随了身体的动作悠荡前、悠荡后。歇歇时，她一手抓三两个红芋，从红芋趟上横跨过去。欣长结实的两条腿一跃一跃的。她跑到大沟边洗了红芋，就手往搭在胸前的白毛巾上擦了，然后脆脆地咬一大口，“咕滋咕滋”吃得十分香甜。而姓杨的学生则用一把小刀慢慢地削皮，刀子小，红芋大，削得狗啃似的。人们说，那姓李的学生做什么事都有个利索劲，而姓杨的正巧相反，做什么，什么就别扭。

太阳落下的那一刻，红芋地里是十分好看的。一趟一趟的地垅伸向天边，在天边收住。就在那收住的一点上，停了半轮太阳，收工的社员们就背了这太阳，沿了红芋趟一步一步走去。他们肩上背了粪箕子，粪箕子里装了一柄抓钩，由于夕阳的映照，身体的轮廓镀了一道金边。红芋地往往是在村庄的北面，离村庄不远，房屋刷白的后墙，衬着发黑的茅草顶，分外的美丽。庄里传来了鸡叫，狗吠，还有孩子的哭声。

杨绪国带了起红芋的妇女收工回家，渐渐地落在后面。妇女们一个个赶过了他，急急朝前跑去。踉跄着跑上大路。一边跑一边弯腰抬着路边的树枝，好回家烧锅。头发从她们的额上披落下来，粪箕子在她们掀起的臀上一颠一颠。她们努力交替着短腿，跑得很远。杨绪国忽觉腰里被人狠狠地捅了一下，正要



吃过饭，送饭的孩子收拾了家什回庄，人们横七竖八地倒在干沟里打盹，李小琴挑了半个麦垛半躺着。杨绪国就走到李小琴跟前……

叫痛，却见李小琴走过他前去，脚步十分轻盈，嘴里还哼着歌曲，垂肩的小辫拨郎鼓似的一摆一摆。夕阳的余辉很细腻地勾出她匀称的身形。杨绪国心里想：“这学生是怎么长的？”他走在她身后，保持了两公尺的距离。天色渐渐暗下去。李小琴变成了一个影子，黑黝黝的。她的肩膀、胳膊、腰、腿，很有节奏地活动，好像舞蹈一般。杨绪国又想：“这学生是人还是鬼？”他正思忖着，不料脚下一绊，马上就要跌倒，朝前冲了几步，才勉强站稳，惊出一身冷汗。只听身后的嘻嘻的笑声，回头看见一个人影蹲在地上，像在系鞋绊。他想发火，又按捺住了，只是定定地望了她。她不慌不忙地系好鞋绊，站起来，走过他的身边，竟用那小而圆的肩头去抗他的胳膊，他默默地一闪。让她过去了。

进庄了，烟囱里升起了白色的炊烟，天是深蓝色的。两人一前一后进庄子，各自走了。心里都有些发慌，李小琴想：可别弄巧成拙了。不料杨绪国心里也在想同样的话，不过换了一种说法，叫作：可别吃不着羊肉，反惹一身膻。李小琴回到自己的土坯屋，见门锁着，那姓杨的出去了，便自己开了锁进屋。也没心思烧锅，黑着灯坐在床沿上发愣，心里不由得害怕起来，腾腾地心跳，屋里一片漆黑，伸手不见五指。过了片刻，才从窗洞里射进一线月光，照亮了破旧的小屋，屋顶上悬了一张巨大的蜘蛛网，有蜘蛛在墙角歌唱。她心里十分发愁，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。该做的她都已经做到，如今已黔驴技穷了。月光渐渐地移到她的身上，她愁眉不展的样子，看起来非常的美丽，别人家里的话匣子都在播送歌曲，唯有这一间土坯屋没有扯上有线广播，安静得没有一点声音，那只蜘蛛也不唱了。杨绪国到家的时候，女人正在烧锅，顾不得哄孩子，那小的正坐在当门地上哇哇大哭，见爸爸回家，就抱了他的一条腿，昂起头往上看他，像看一个巨人。他将孩子抱起，让他坐在自己的肩上，走到后边去见父亲。后堂屋里坐着姓杨的学生，坐在一张小板凳上，眼睛垂地。老队长并不说话，吸着烟袋，蹲在一条长凳上，身披一件羊皮袄，直垂在凳面以下，看起来，活像一只鹞鹰。姓杨的学生见他进来就起身叫“大哥，回来啦！”他笑嘻嘻地应着。问那姓杨的学生吃过饭没有，做活累不累，等等的问题，姓杨的学生就一一地回答。他嘴上说话，心里在揣测：“那李小琴究竟要将事情做到哪一步？”然后又不安地想道：“假如李小琴要将事情做到那一步应该怎么办？”想到此处，不由得一阵心跳，额角上的青筋也暴突起来。这时候，肩上坐的小孩尿了，姓杨的学生就立即将孩子接了过去。他望了肩膀到胸前的一片漉湿，不晓得是发生了什么事情。老队长蹲在长凳上吸着烟袋，烟锅一明一暗，话匣子里开始唱歌。

第二天，杨绪国怀着一种战战兢兢的心情，出工了。这一天的活路是撇大秫秫叶。几十个人拉开阵，一齐钻进秫秫棵里，只听一片哗啦啦的声响，秫秫棵将人全埋住了。青青的叶子摆着，太阳在秫秫顶上很远处照耀。隐隐约约传来笑声与说话声，转眼间又没了，只有一片秫秫的哗响。杨绪国心跳着，眼睛前一阵一阵冒着金星。汗在他粗硬的头发茬里流淌，沿了额角往下泻，刹那间，他满脸是汗，蓝色的背心湿透了。他屏住声息聆听着四下里的动静，几十种虫子叽叽啾啾地叫，他忽然浑身一机灵，似乎有脚步声朝他过来，一只癞蛤蟆被他辗死在脚底了。他有一下没一下地撇着秫秫的老叶，青青的叶子在他眼前荡漾，日头在很远的天空悬挂，天上没有一丝云彩。他忽然迷了方向，在秫秫地里胡乱走起来，直到发现面前的秫秫棵已经撇清了老叶，才明白自己是走乱了。再想回到原先的地方，却又找不到。他趟水似的哗哗在地里走着，用手分开秫秫棵，自己也不知道是到了什么地方。这一日，李小琴好像躲了起来，始终不让他看见，他只是听见有人说，那姓李的学生很会撇叶子，还听人叫她一起回家。心想：她是玩的什么把戏？

【岗上的世纪】

再一日，天下雨了，没有活计做，李小琴本想上街回家看看，可是见姓杨的学生不回家，她也就不回了，姓杨的学生去串门了，她本也想去串串，可是身上懒得很，不想动，就找了几双手套拆了，织一件线衣。门外有人走过，咯吱咯吱地踩着泥，梁上的燕子呢呢喃喃，她心里空空的，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。她没有钟表，不知道是什么时间，姓杨的学生总不回来烧锅，天色却像是黄昏。她不知饥也不知渴，木木地坐着，那蜘蛛在墙角辛勤地织网，地上有细小的土色的蛇蚤蹦跳过去。她心里恍惚得很，像是得了病，便虚掩了门，躺到床上，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梦里，杨绪国朝她笑着，还甩一根指头朝她一点一点，然后就有人开她的斗争会。梦醒之后，就发起烧来，她才明白，是真病了。这一日，天黑得特别快，家家户户上了门，没半点声息了。

李小琴一病就是几天，没有下地。有人问起，姓杨的学生就说：“害病了。”那人又问“吃饭了吗？”姓杨的学生说：“吃了。”既能吃饭就不是要紧的病，人就不问了。最多隔一日再问一句：“吃饭了吗？”杨绪国嘴上不问，心里则想：李小琴怎么病了？又想。李小琴得的什么病？便暗自冷笑，笑过之后再想：李小琴竟然病了！觉得不可思议，又觉得其味无穷。他想作为一队之长，

还是党支部委派的团委书记，应该去看望和慰问，已经走到了门口那一脚却很难踏进去。一直到第三天上，他才在门口将姓杨的学生喊出来，问了几句。李小琴躺在屋里听得一清二楚，鼻子酸酸的，直要落泪，心里幽幽地想道：杨绪国对我竟然不存成见，我将他错看了。不由愧疚交加。她这病本有一多半是心病，这时便觉得好些了。那姓杨的学生进来，交给她一手巾包韭菜饺子，说是杨大哥给她的，还让她安心养病。李小琴又躺了一儿，便起身烧开了锅，煮了一点稀面糊，做成一碗稀饭，就了韭菜饺子，吃出一身透汗，身上轻松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就出工了。

那一场透雨下过，太阳再一出，地就很暄和。老队长对杨绪国说，是锄黄豆的好时候了。于是家家打磨锄头，安锄子把，拾掇完，就下地了。李小琴扛了一柄锄子，锄把上系了一条花手帕，穿一件方领衫，一条齐膝的花裤头，脚上是一双白凉鞋，和了大伙儿朝南湖走。躺了这三天，她瘦了一些，白了一些，先前那股活泼劲儿收敛了一些：稳重和平多了。她做活依然很利落，也肯下力，锄子不深不浅，一步一换手，“啞啞”地到了地头，三下五下又开出一片趟子，就调过头来。调头的时候，正与杨绪国照了对面，她不由一阵脸红，杨绪国却和蔼地问道：“好些了？”

“好了。”她说，低了头有些不敢看他。

别太泼力，悠着点劲，日子还长呢！”杨绪国又说。

“别太泼力，悠着点劲，日子还长呢！”杨绪国又说。

他的关心使她很感动，可是“日子还长呢”这句话却使她惆怅起来。她没说什么，忧郁地笑了一下。

她的笑容使他心里软软的，可是见她比先前正经了许多，好孩子似的，就有些不知道说什么才好。转眼，她已经锄到前边去，他也到了头，拖了锄子走过去依次开了趟，已和她隔开有七八个人了。他心里也怅怅的，好像丢了什么东西。

三伏的太阳特别的毒，汗从头顶流到了脚跟，人就跟水里捞上来一样。歇歇时，小子们都跳到大沟游水，女人们就在沟边打哈哈，说些粗野的玩笑。李小琴稍远着点看热闹，坐在沟边的榆树荫下，用手捏土疙瘩玩。将土疙瘩捏成细细的粉面，不一会儿，就堆起一个小小的沙丘。她正出神，不料有一个声音对她说：“身体还行吗？”她惊了一跳，一抬头，见是杨绪国，便浑身地不自在起来。想站起身，杨绪国却坐下了，又说道：“有什么困难，就对我说，不



小李琴走过他前去，脚步十分轻盈，嘴里还哼着歌曲，垂肩的小辫拨浪鼓似的一摆一摆。



他将孩子抱起，让他坐在自己的肩上，走到后边去见父亲。